四書正解

說約
合參

卷之六

論語 季氏

仁12
2544
30-6

仁12
2544
30-6

論語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下沒反）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側鳩反）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去聲）吏料量（去聲平聲）平委吏本亦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爲司職吏畜（許六反）蕃息（職見反音現）周孟子云乘田（去聲）適周問禮於老子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

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田晏嬰不可公感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音祕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聲三下同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許規反下同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去聲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去聲齊人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音煩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遂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去作顏讐由遂適陳過匡匡人

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失于路及味見厄去聲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徒回反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二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音弼許密反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反荷貰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去聲不對而行復扶又反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師與平聲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齊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偶見音現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

安敢圍之　旦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特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下對子貢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下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去聲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大音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頗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子螯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類語魯西狩獲麟有其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謂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已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

後其中得二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去聲辛伯魚生伋音急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六

丹陽吳荃務右彙輯
祁昌穀天祚
受業門人范掄俊升仝校
汪繼堪子任

論語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學而章全旨

此章以爲學之全功示人總以學字貫首節言學欲熟之於己中節言學者毋竟所以爲己工夫全在時習上學能時習自然有得而悅自然朋來而樂自然不慍而爲君子規模轉出兩句要于各上句之中將學字有朋字人不知字畧帶轉出而字一自字方覺下面數字有進步起得三不亦字也陳氏云學與明來人不知學者通有此境惟時習遠來不慍爲難下說樂君子正從此體味其妙想見其品三不亦字乎字正以學之妙境動人使之深思而自悟耳○饒雙峰曰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胡雲峰亦主此解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余大全子曰人性皆善欲明天下之理以復其本性之善則必以學以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古聖賢之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也然學之不熟則未見意趣何以能悅惟既學矣而又時時重復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則其心與理相洽而所知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益固從容于朝夕俯仰之中必有自得于心而不能已者不亦油然乎

悅懌雖匊拳之悅于口不足以喻其美者乎

析講學兼知行言所包甚廣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勿忘勿助無少間斷便是時習之字指所學之事理言

○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即大學格物致知之事復初謂全其本性之善即大學誠正修之事時習者無時不然也未知能而求其知能謂之學已知已能而不已謂之習○說以學之有得于心者言吾心與禮義相浹洽故說朱子云說便住不得可見進在說後也○問學是知習是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學要時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今人所以便住只是不貫習不見得好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所得不獨合衆然是學也能悅諸心亦能通天下之心者也由是同類之朋凡有志於學者自遠方來亦將以我爲先覺而學吾之所學吾之所習焉則學足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所得不獨爲一已之私而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不亦歡欣宣暢融洽商相宜律呂諧和一不足以方其樂乎

析講君子存心廣大已之有得亦欲人之皆得然信從者

二一亦未能慨吾之意至于信從者衆然後可樂○朋來是來學吾之所學習吾之所習也【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悅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張南軒】曰朋自遠來則已之善足以及人人之善亦有以資已講習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比悅爲發舒也○【存疑】朋來之樂此見得聖人欲人同歸于善處當以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來參看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樂在已知不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及於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比悅爲發舒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悅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合參】然是學也求爲可知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苟所學在我而人不見知亦惟處之泰然畧無纖芥不平之意是眞見爲學是爲己當然之事與外人初不相關則其心純乎爲己而不求人知其學誠在于內而不願乎外不亦知明行至而爲成德之君子乎要之時習而悅得此學也朋來而樂公此學也不慍而君子成此學也而皆得之於時習學者亦可知所從事矣

【新講】【大全蔡氏】曰不知不慍正是不厭不倦處見時習不已與天同運非但不改其悅樂而已也由不慍推出君子蓋至于此方是學之成就處○學莫先于成己故以時習而悅先之其次莫要于成物故朋來而樂次之然其歸在成德故又以不知不慍而爲君子終焉○明指同類人指衆人【黃勉齋】曰人不知如君不我用相不我求而異端邪說反以我爲非皆是也○【陳新安】曰已誠有所學人之不知何損于已○不慍然後君子不可倒講惟君子方能不慍○【輿註】識見高故知其無損于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于心非成德之君子而何須要看成字譬如滿木長成便風雨搖他不動

【有子章全旨】此章首節言孝弟無不仁之事下節承言爲仁之本重孝弟上蓋孝弟者爲人之本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

而即爲仁之本也

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 朱子曰有子之意以爲人之所以至重其爲人也畏事親孝事兄弟貴純美性必恭順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粗暴氣象其有于犯在上之人者必不順者不爲而好悖逆爭鬬之事矣夫犯上不順之事者決未之有也爲大不順之事者決未之有也

○ 蒙引云此節據現成者說正孝弟爲仁之本伏案○蓋孝弟自是本不好犯亂便是道生便是務本不仁了即此便見孝弟之美而爲人所當務矣但此意尚未明言下節乃申明之○孝弟兼內外有是愛敬存于中必有愛敬發于外也○朱子云犯非必凌犯只少有抵逆便是犯上如疾行先長亦是虛齋曰作亂如好勇鬬狠叛君賊父之類是也○陳新安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 朱子曰人之所當務者矣是故君子凡事專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則事事物物處之各當而于變萬化之道自生本之當務如此若吾所謂孝弟也者其推行仁道之本與蓋孝弟則一心之中皆和順所積自此而仁民愛物不可勝用矣學者務此仁道不

自此而生乎

析講 大全朱子曰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爲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的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耳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于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爲仁以孝弟爲本事之本宇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大本之大本之類是也二程解經非諸儒所能及○ 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 王觀濤曰講務本字要用工夫知良能中含無限生意等語方暗切下孝弟又于根本意說得眞務字有聚精會神意立字有栽培牢固意生字有活潑洋溢意○此節申明孝弟之當務上節揖凡人說此又揭出君子作爲人榜樣務本一句雖泛言以起下然亦要暗含孝弟及仁字寫照務孝弟所謂本立也爲仁所謂道生也 註中二字及本字以申明上節須看得貫串仁山金氏之說宏善會之○爲仁有許多事孝弟亦是爲仁之一事如上文不好犯亂亦是爲仁裏面事故爲仁不曰當爲云爲仁而曰爲仁之行仁也自文爲仁字指其本體發源處言之○天下之事莫不有道而于其中之切近精確者則爲本○本立道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敬故順可移于長推之仁民愛物皆從孝弟始下二句原伏在上二句內

巧言章 全旨

此章戒人狗外意蓋仁乃心之德也只是心在時便是仁巧令者致飾于外全不根心而發則心不在內心德安得不亡故曰鮮矣仁詞雖嫉而微人之意切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參大全子曰人苟存心爲已若出詞氣正顏色是令當如此亦何害於仁但巧好其言令善其色致飾以悅人則人視聽則心

皆私欲一向逐外生矣學者可不務內乎
析講太全間夫夫子之雖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程子懼學
者之不察而于巧令之中求此說之仁是以直斷其非仁以
解蓋詞之惑也○許氏日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觀其詞
甚嚴益徵省學者之意爲多○巧不必說到佞只令不必說
到側媚只是假仁模樣是粧做仁者之意黃勉齋日知恥于
外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于內而去欲存理者即仁也
許東陽日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皆非仁註中
人欲肆而心德亡雖就言色上說而所包固甚廣也

曾子之章全旨

此曾子明自欺工夫誠身之學也重一个身字纔見曾子真是爲己學問人惟認做欺人所以克治不力曾子認得自身上病痛所以日省而不容已曾子之學隨事精察力行非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是有織毫未到處省較急耳按註云有則改之固屬省又云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二者之中一日不懈極得曾子日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二者之中一日不懈極得曾子日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

析講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休也○謀不忠則欺乎人言不信則欺乎友傳不習則欺乎師戒自欺是曾子得力學問須看得極細玩三不字在外面看得過人儘相信得他但自心畧有不安處便是自欺也三乎字正應省字不是省已作的事方自已搜尋有疚處而惟恐其復慝于不知不覺之中也○三乎字是問心之詞有自此省不是空空省便有精察力行不敢自逸意視人猶已方是忠若分人已便不是忠信不但言語兄情貌不相符初終間斷便是不習三者都在一切身上講

千乘章全旨

此治国之要務本之一意也不是只在心上未及爲政但本之心而達之政者五件最係要務耳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修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愚謂五者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泰泉鄉禮 卷之六 論

道國必有常經而其要有五如國必有太全于曰治千乘之國事不立敬則國事隳矣必過事則蹶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一主于敬則國必有令不信則國人疑矣必推誠待民凡期令賞罰不二不欺而一矣必量入爲出節儉爲守無濫費也人所以守國不愛則國本揆矣必愛護周恤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不忍傷而一視同仁焉至力役之征亦有國者所不廢不以時則國之九本者不獲自盡矣故使民則以農隙之時勿妨其耕耘收穫

之一事焉如此則上之意撫于下下之情方得
親于上上下相關于治于一乘之國也何有
【大全】黃氏曰敬事而信無慢與不欺對也節用而愛人
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
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繫于後但言所有未及
治具故曰務本○【伊川】曰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此
五事亦是政但是綱領大節目耳非要也亦要推本君心上去敬者臨事無忽心信者
體民無欺心節用者用財無傷民之心故曰務本之意○【蔡虛齋】曰道之所以訓治者理也理之謂治【蔡覺軒】曰敬該動
靜此處敬字主動而言【朱子】曰主一無適初不
膠滯如做此事方主于此忽有事重于此則又移主一之
心于彼矣○節用不是吝財是用所當用而無濫費意使民
如土工築講武皆是時謂四時農隙之時非至冬乃役之謂也
與不違農時不同○敬為數者之本及反覆相因等非不是
至理然于五者治國之要五字畢竟有稱
且方自立說亦不暇作推原也還宜平看

【第子章全旨】

此是教弟子之法無一時一事不接續其愛敬之
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養其醇厚之意開發其聰明之德如此則本
此章文行不平蓋重行而言○【王觀瀾】曰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
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
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
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

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黎洲說子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始爲弟子者入在家庭之內須敎他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在宗族鄉黨之間須敎他善事兄長以盡其弟一一行也必謹而有常一言也必信而有守寔廣愛衆人無憎人自便之一意親近仁人有嚴憚切磋之益此在已切要之務也行此數者于每日間有不應接之時便是有餘暇之力則以此餘力學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敎人爲人之法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閒之不可屆者故不可以不學也此爲弟爲子之職姑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皆不外是也

析講此節俱要在小學邊說方切弟子孝弟六句首重倫常次修言行次及衆善蔡氏曰孝如定省溫凊之類弟如扶持緩急之類謹則跬步不敢放肆信則一語不敢誑慢寔則有其事故曰行朱子曰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種

氣相處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汎愛而又親仁則不流于兼愛矣○餘力是隙處便是學文非必專考數者而數者道理亦在其中蓋行以踐其實學以明其理缺一不可但有緩急耳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無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六事然後學文也○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朝夕學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幼儀以小事長之儀節也十五以上曰成童舞象爲節而舞也○存疑兄弟對父母言則父母爲內兄弟爲外此弟字所該頗廣不專指兄弟凡宗族鄉黨之年長于我者皆是謹如動作威儀有常度而不易是也○人生八歲入小學所謂家塾出入想在此時衆與仁當指同學弟子言亦非泛論

賢賢章全旨 此子夏以寔行論學意非謂能如此則不待夫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愛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泰大全子夏曰學者莫重于人倫之大有人于此誠于事父母能竭盡其力之所當爲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誠于事君能委致其身于所使而不愛其死誠于交友凡言必信諸心而無欺之數者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者然使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即其踐履之眞篤可以信其見道之分明人雖或以爲未學吾必謂之已學此是學矣一可見學貴實踐行非徒聞見之功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賢賢好賢賢也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此忠信豈復有物乎

泰游氏然立身固貴厚重而存心又貴眞誠故善學者必以忠信之心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不行則已行而必不在是爲則安往而非進德哉

析講朱子曰忠信爲主心下人若不忠信凡處事接物皆是虛妄如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交明友未必定慊改過亦未必眞改故爲學須是主忠信○忠信總是一个誠心不必分看主字最重有凡事靠他做主意○詳中則事皆無定何則不誠無物之意○問主忠信後于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栽培起來

無友不如己者一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泰朱子夫子主忠信而爲學之本得矣然擇交不謹則人之我學者多也蓋友以輔德友纔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狎侮

豈能有益必無友不如己者一
析講無字全在心上說友與泛交不同有相親暱意不如己者則無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便是益直是立心制行少遜于己者無益而有損若云便僻匪人則又在所必絕者豈但無友已也
耶○存疑主忠信是誠寔去爲學所謂致知力行皆是寔事畧無虛假然此理不易知亦不易行苟不得賢師友講明規正則所知或非其眞所行或失其正而流于妄者有之所以主忠信又要友勝己也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各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游氏然自治不勇則已之累其學者多也益過又足以損德則勿憚改焉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無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爲善可勝計哉此自修之道也
析講胡氏曰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則勿云者畧無悠緩之意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着力故有過者今日不便改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改過了日子○存疑主忠信則學之本立矣友勝己則學有所資矣然或憚于改過則自治不勇而惡日長雖有賢師益友之敎告而不行雖有賢師益友之敎告爲善去惡之寔心終爲窒格已亦莫之受矣此主忠信友勝己之後又以速改過終之也○黃氏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按黃氏說四項各開說平說然首節反下二節正反落甚明下三節乃爲學之一功而主忠信尤爲學之本也

慎終章全旨

此章爲當時君大夫多忽略于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故云然重在一德字德者上與下同得該得廣惟此二件乃德之本原根于其心而最篤故指言之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朱子】曰人情于親之終易忽此民德之薄由上之人無以風之耳誠使爲人上者送終盡愼喪死之禮祭遠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此則過于常人其德爲厚上以是感下以是應則斯民化之其德亦返薄歸厚而無不愼終追遠矣故爲人上者端本宜先焉

【朱子】曰愼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者且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已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麟士】云愼終追遠祖皆然【存疑淺說】又云民德歸厚亦只是愼終追遠而各念所生理亦爲直提起也○愼終如喪麻哭踊之數棺槨衣衾之屬追遠如春露秋霜之感慨聞慨見之心喪不患其不哀患禮之不盡以其既死而忽之也故要盡禮然不患不盡禮患誠之不至以其既遠而忘之也故要盡誠蓋東陽

子禽章全旨

此章見盛德感人之妙重得字首節子禽之問是疑以求聞政下節子貢之答是言以德聞政子禽原意重在求上故子貢以一得字換他求字

二字謂之曰得則與且不足言況于求乎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黎序】子禽問于子貢曰夫子周流天下但至于是一邦也必然聞其邦之政事果是夫子訪求于邦君虛懷下問自以其政折衷于夫子而與之與抑是其之情觀夫子也不知謂之曰求之情觀夫子也謂之曰與則權操于人亦非所以擬夫子也兩者皆非而求尤濛矣

析講是邦不止一邦聞謂與聞國政有謀畫商確意子禽意重在求一邊故下就其求字折之

○子禽陳子車之弟○子貢衛人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兼亦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雲峯胡氏曰序子貢曉之曰子亦知夫子果何如耶夫子之盛德積中而輝發外但見其容貌詞氣之間和厚而溫易直而良莊敬而恭節制而儉謙遜而讓其德容如此自然感動乎人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來問而夫子因以得聞之即如子禽所謂求者而論我夫子之以盛德自然之感求之也其諸異乎他人有心以求之者與蓋求乎人而後得之他人之求也德在此而人應之夫子之求也而可以常情測夫子耶

析講大全朱子之曰易平易坦易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此五者是何等氣象○淺說武以時君敬信自以政就而問之是亦真也何謂非求亦非與蓋人容訪搜攬求治若不及是之謂與亦有德非聖人而時君與之者與由時君者也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由夫子之盛德在中者襲言故以其光輝接人者言之○夫子之求之備其求字而及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以堯舜之道要湯也○此節只重首句下二句正深著其得之之妙耳雲峯胡氏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時出意亦要得形容不盡意以字最著力是子貢

從旁模擬之詞夫子不自知那君亦不自知夫子之求之也是帶下語非粘上語蓋他人之求也夫子之自致不求之求也只在夫子身上想其感人之妙非以人之枉已者相形也○溫和厚不慘暴不刻薄良易直平坦慈良恭莊敬外莊內敬讓謙遜不矜己推善與人

父在章全旨

此章言觀人子之法爲父子志趣事爲不同者言之上二一句欲人子善其志行下二一句欲人子無改於父之道可見故觀此孝行也上二一句不平對父沒承父在言而三一年無改又重不忍改之心上二一句欲人子之善其志行下二一句欲人子無改於父之道可見故觀此孝行也上二一句不平對父沒承父在言而三一年無改又重不忍改之心上二一句欲人子之善其志行下二一句欲人子無改於父之道可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自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黎本全子曰觀人子非一端也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省雖欲爲不善之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意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爲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意父之爲者而其志之所存不害其爲賢矣則觀其志至于父沒已得自爲于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則觀其行行雖善矣然猶未見其孝行何如也必三年之間于父之道有在所當改而猶可以未改者不忍以爲得行已志而遽然改之以從已是其心疾痛哀慕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幾于復見者可謂孝子之用心矣

析講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一句觀人子之太槩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何如○志者行之未形者也行者志之已形者也志行二一句各兼善惡言三年句則專指善言也三年之時不敢自專言其久無改全在心之不忍上形容之如父在之時不敢自專也道即父所常行者也此道未必盡是所以無改爲難蓋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便不得爲孝若大故不好的事則又不在此限矣若父道已是

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

有子章全旨

有子見得禮中有自然之和可以行之無弊不當于禮外求和蓋因當世如老氏原壤一流有徒和之弊特原禮以救之其辨和也正以維禮也○下節和字與上文和字異上和字是無心之和有心之和越禮而行者也○通章以下節作主因爲有下節主意故發出上節議論非兩救語蓋禮字和字原分開不得和處即是禮節處即是和兩節原是一意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泰本全

有子曰禮在天下如尊卑隆殺等分不易最是嚴敬然禮之嚴敬之用非由抑勒矯拂是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同然雖欲不如是不可得也本極其和順之爲貴斯禮也即先王之道也古先王所制之禮無不出于和斯其所以爲盡美

無弊天下後世小而動輒飲食大而綱常倫理所以都率由之而無阻滯也禮中之和其爲可貴如此

析講

蔡氏曰雖禮無處見和故禮用于天下油然無所矯拂所以立隆爲極而可貴貴字內便含行之無弊已包下二句意下明先王之道以尊之亦只掉醒上二句耳道即禮也美即貴也小大由即禮之用也○禮之用禮之行處也非人之用禮也曰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須有分辨○斯字輕帶過註此其所以爲美說是

朱子曰

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個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此以知得禮中本來有個和至嚴之中便是至和不可分兩截看○美即可法可傳之意之字指禮字言禮自寓夫和也○和即禮之自然自然處即禮之本然本然者嚴中有和也

存疑

本文只曰禮之用朱子則發出體字要知這體與用原無二項即禮之尊卑上下截然不易是體而人之行禮尊卑上下截然不易便是用也○

輿註

禮制自天而貴和行禮者以制作言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禮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黎朱子　夫禮既和爲貴則宜無所不行矣然復有所不行者何哉禮之用和是禮中自然中節之和若知先王禮意在和而有意以求和是以故蕩爲和便是踰越于禮之外而不以禮之等分嚴敬求節制之則名分乖體統廢而先王之道已蕩然矣施之小大俱不可行也是可見禮中之和則頃刻難行用禮者惟本之以和而節之以禮斯爲得禮之全體矣

析講亦字正與前相應言無和之禮固不可貴離禮求和亦不可行也○問從容下一節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上節言禮以和行此節著從和之弊正見和之本無弊也知和而和如不以端坐而箕踞童子與先生施行便是自恣成箕踞模樣兩个不行俱指禮言如稽阮之流任情放達不復以禮自拘此可行之一人不可行之他人行之一時心易悔于後貞禮以和行而禮外求和亦不可行也若以後人知禮之意矣節節即天理節文中本然之節

信近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遠恥之道上二截是能慎于始下二截是無悔于終慎始正所以慮終也○太全徐氏曰日日近日不失有許多斟酌意在議而言擬而動擇而交可復笨雖是善後之事要即在謹始中看出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詞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

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復踐矣恭而合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循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合恭有子曰人之言行交際凡有悔于終者皆與其不能謹之于始如與人約信本欲踐其言也若不合義則不可行而必至于失信惟慎于約信之時務合其天理之宜而近于義則今日所言不待他日踐之而知其必可復也如待人恭敬則自有其圭撮之宜若不中禮則或亢或卑而轉取夫恥辱矣惟慎于致恭之際務中乎當然之節而近於禮則無過不及必內遠乎恥于己而外遠乎人也如與人偶爾因依必圖可久若所依匪人則始雖暫合終必乖離惟慎于相因之初即審擇賢否不失其可以親厚之人而尊以為主亦無不可也夫何自失之悔哉則始眞不可不謹也已

胡氏 曰言為約信恭為致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

朱子 曰如今人與人要約不先度其事之合義不合義且鹵莽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因之為依襲猶承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為歸如孔子之于司城貞子遽伯玉顏讐由是也○因猶依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于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我與人約必思量他日可行方諾之則為近義而言可復矣凡致敬皆恭也如當拜便拜當揖便揖皆是如人當拜而我不拜被人詰問我無以答便是為人所辱如人不當拜而我拜之便是諂屈則可恥在我矣因者或適國之間或共事之際皆有異日可宗言不致有名節之累亦不玷玉有情義之離也

鄭孩 曰須是平日有精義立一禮知人舉問方能如此○信近于義太約為人之事居多若忠孝功業此是吾分內事何須與人期約又何須揆之于義而後與約耶○近義近禮是為輕于約信過于致恭者而發為濫交者而發

無求章全旨　此一章總見君子之心乎學上不分志功心三項看皆以心字貫不求安飽者正其心于敏事慎言而敏事慎言此心猶不自足又就正有道總是好學無窮之心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則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合參子曰學道之君子志不在食而無求必于安二惟于事則敏之汲汲然不敢有一念之怠而無取必于安飽志不在居而無求安飽其不足而于言則愼之唯唯諾諾出諸口以謹其有餘然未必所事所言皆至是而無非又以有道之人正其行以正吾行之得失則其言以正

章言之所由焉此之爲學蓋眞見義理無窮而不能自已者可謂好學也已

析講朱子曰此章須反覆看他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謀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見有差若十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此章語意緊切作三節說寔一氣急下○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愼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寔必就正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之甚難得也○虛齋云不求安飽者志在于道也就正有道云不求安飽者志在于道也敏愼者用功于道之寔事也就正有道者欲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兼講明觀法兩意○饒雙峰曰事非特行事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愼言自是心專于內有言之僞無一說乎意陳剩安曰有道者此人之身與道爲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

貧而章全旨　此一章俱主學問上說重大子一邊是進之以化而與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

之問。蓋言德之淺深。後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貧賤之時。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而未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集註 謂貧而不諂。富而不驕。雖若可稱。然其心猶有所待而後能。故夫子抑之。蓋使之益求其上。而非以貧富之間。爲道有淺深也。

集註 貧而樂。則其心廣體胖。而無人欲之累。富而好禮。則其應物有節。而無驕肆之失。

集註 子貢之學。常用力於自守者。故問于夫子曰。大凡貧者氣歉。易諂。富者氣盈。多驕。此人情也。若是處貧而無諂。處富而無驕。於之一心。其意以爲何如。其意若是處貧而無諂。則其自守之力。於學亦有得矣。是亦可也。然無諂無驕。猶有貧富也。若持守之力忘乎其爲貧。心廣體胖。而樂富。忘乎其爲富。樂善循理。而好禮之人也。蓋樂與好禮者不但

不溺于貧富之中。而優于貧富之見。豈無諂驕者所能及哉。夫子之意。蓋進子貢下化也。

折講 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體胖下面說好禮。心既樂循理。烏得有卑屈驕肆之心。既好禮。體胖而樂富。烏得有卑屈驕肆之形。矣未若貧而樂二字意。或問小註。胥氏曰。以貧好禮非以貧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樂非。以貧樂非以富好禮非。三句見得未若二字意。

集註 此一節。明一道耳。樂與好禮。無諂驕。貧富之一道耳。樂與好禮。無諂驕。貧富之一道耳。樂與好禮。無諂驕。貧富之一道耳。故無驕貧富之間。而貧富不能以理制。

擇昆湖云 無諂無驕則能以理制。

集註 貧富不爲之動。故曰知自守。此雖是子貢所已能。然只是泛問。夫子之答雖有許勉而貧富自去。好禮非欲守乎富也。○玩未若及者也語氣言此等造詣更高一層便已含得學問無窮之意爲貧所困故多求而謂爲富所張故有恃而驕無諂無驕是就貧富上說樂與好禮全不從貧富起見矣孔子意做兩人說謂無諂無驕之人不若樂與好禮之人也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樂與好禮故有切磋琢磨之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多反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禮義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集序子貢聞言而悟遂引詩以明之曰我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而夫子猶有貧而樂富而好禮之云即夫子斯言可見天下之理無終窮而學問之功無止息也詩有云君子之學如治骨角者既切以刀鋸而復磋以鑢錫如治玉石者既琢以椎鑿而復磨以沙石蓋精而益精也其斯可也未若之謂與

析講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一勿事皆合如此不可安于小成而不自勉也○蔡氏曰夫子只說箇未若子貢便悟到未若求未若處有許多磨礲工夫因舉詩相証蓋詩所云皆心學已精益精工夫是悟學問無窮非泛悟道理無窮也斯指凡學問而言乃夫子未若中所含之理不專貧富二端○子貢引詩非以是問于夫子乃感悟自樂之詞斯字指學問無窮說子貢所謂悟者因論貧富之道而悟學問之功非至此方悟詩也夫子許子貢可與言詩者亦爲其告以處貧富之道而遂悟學乃之言乃悟之大端○子貢引詩之意須要放寬說若指定貧富無驕樂與好禮便皆是未矣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未言者來者其所未至此方悟詩也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深淺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極致亦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

合參子貢善悟如此夫子稱許之曰詩之詞旨意深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有言甚近而旨遠者若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便不可與言詩如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何賜處貧富之道我之所已言者也往也切磋琢磨之義我之所未言者也來也爾乃能因我所已言而知我所未言觸類引伸旁通無窮與之一言詩必能以意逆志而不滯于詞矣信乎其可與

言詩也已矣

析講 始字即方字言如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夫子未嘗告子貢以詩即詩亦非言處貧富之道而于貢忽然悟及學無終窮援詩相証可見引伸觸類之妙○朱子曰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虛齋曰處貧富上一就是義理一就是學問但前案與好禮是據現成地位處未說及用功夫一邊故曰未言二說可以參看

不患章全旨

此示人以爲已之學于患人不知者下一轉語就他患心點醒他使之用心于內蓋人不知已其病在人已不知人其病在已君子之學爲己故不患人之病而患已之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參那疏子曰凡人之情多輕易于知人而患人不知己自我觀之則不患人之不己知但患己不知人也蓋己有可知之

是而人不己知知其失在人若自己學問未至而不能知人則是非邪正莫辨而從遷無主其失不小矣故人當責己而不當責人也

析講 語類 漢臣問如何知得他人賢否○患不知人當思他人自己不識得道理明然後知得他人何以不知不知人何以可患若徒役役焉就人而別其是非邪正則是子貢之方人夫子所謂我則不暇者也安見其可患耶故知人須說到切己反不能辨其損益推之君相不知人則用舍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

爲政第二 凡二十一章

爲政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尚德之化只重爲政以德之一句下皆發意○爲政所以正人也以德則能正己以正人矣能正己以正人則不待致詳于政令之間而天下皆歸于黎民於變之象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衆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字子曰治貴端本如爲政以德是至德自然感動身雖不出九重而民心得之餘而以德由是至德自然環繞而歸向之上皆歸化譬如北辰居其所不動而衆星自然環繞而歸向之也人君修德于上而蒸民感于下而傾心向化一如衆星之拱北辰也然則君天下者亦修德而已矣

所講陳氏曰無爲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是取衆星于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爲天之極譬爲政以德之君爲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爲衆星共之譬天下歸之也

○朱子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陰半覆地上半繞地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而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于環繞而歸向之也○

士云天官家言北極五星第一星主太子所謂前皇者也第二星主帝第三星庶子第四星主后第五星爲極即天樞也言北辰者專主天樞一星也天樞右別有四星謂之四輔後狹前張畧似箕斗而樞在其內嘗以夜候望自第一星至于四輔旋轉不同而天樞皆如一則信乎周天之象所不動者惟此一星也○爲政無工夫只是在位爲治意工夫全在以德上帝主之治皆以德化天下如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非一味幸默全無政令也朱子曰只是德修于已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爲而人自歸之之迹耳○爲政以德非以德去爲政也不必泥以字只是爲政有德相似感之以同得之理自易于興起下之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故曰無爲而天下歸之○天運有常度而無停機日月星辰各各轉運只

有北極南極二十處不動如磨之心如門之軸故曰天之樞也居其所而不是不動只是動處還在原處北極無意于衆星之共衆星亦無心于共原此正無爲氣象

三百章全旨

此夫子提揭詩義以見詩之爲用如此勉學者有意在言外蓋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歸于正故夫子于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矣○三百內就要點出言善言惡紛紛不一意而其指歸則務使人思無邪而已不必說思無邪字義只講思無邪所以蔽三百意趣三百章全經而言一言是一句之詞之字即三百之義蔽者包括得盡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譬頌一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

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

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蔡大全 子曰詩三百篇固其博也然求其要則有下一言便當得三百之義一言維何即魯頌駉篇所謂思無邪是也蓋好底便令人起善惡之心鄭底便令人起羞惡之心最深思果無邪

則所言所行皆無邪而詩之要得而指盡矣

道之章全旨

此章是說政刑德禮感民有淺深而民之應之者亦有淺深以見爲治者當重本而輕末也政刑非可廢但德禮爲重耳○[畢鬼湖]云聖人之治必德以道之而有其具于政禮以齊之而嚴其法于刑四者不可偏廢但當時爲治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爲之本故子子云

然兩節語意只平平敘刻政刑德禮優劣自在言外王觀濤
云恥是人之良心激發最真切處政刑德禮之淺深全在有恥無恥上分別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蔡淺說子曰人君圖治莫非要民爲善去惡然而致之有本如爲治者欲民之爲善去惡也用法制以示之禁令以戒之天下以引導其民使之奉行遵守道之而有不從者則加之以刑罰使一齊皆歸于善而不見德而畏威但徒日前苟免于刑而無其爲惡之心政刑之不可恃如此

析講朱子曰道猶導之以政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畏到後政刑少弛依舊又爲惡矣

勉齋黃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爲不善之可恥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于善有不待勉強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于善耶○註苟免二字重而而不敢爲非真有免于罪戾耳非德牽周網之謂

蔡虛齋曰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刑是五刑之屬是加刑于不善之人迫他從我生令也刑即在政中不平此亦是使人爲善不爲惡但子帥以正的意思全無其意只要威民故其效亦僅得民之最下而已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一本也此其相爲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蔡大全若使君之道民不徒以其法也而本于躬行心得

之德二如キ欲ル民爲善ヲ去ル惡ヲ而自爲善ヲ去ル惡ヲ以爲天下先ヲ則有卓
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有制度品
節之禮以齊一之使之皆有規矩準繩之可守此其求于民
者若甚恕矣然上以是感則下以是應故民皆恥于不善而
又且有以至于善矣是德禮之自然及民如
此孰本孰末何去何從爲治者尚其審之哉

析講道之ヲ以德ヲ如欲民興孝ヲ先ヲ躬行孝ヲ德以引民齊之ヲ以禮ヲ
如民求皆盡孝又制事親之禮德是人君躬行的禮是人君
制了使民行的資稟所向不齊自有太過不及禮者吉凶軍
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
及也○大全陳氏曰民恥于不善此觀感于德之功又至于
善乃齊一于禮之效也○道以德既有以啓其爲善之趨故民不惟恥于爲不善而又有
以至于善也有恥且格有不待威之而自爲善不待強之而
自不爲惡意虛齋曰此是化民之道故其效民亦化之○上
爲善而民始知善之爲吾固有上不爲惡而民始知惡之不
可爲○品節亦制度中之一品節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
軍禮如何賓禮如何皆是制度品則有節則厚薄之等節則

無過不及之差○存疑德與刑容易看政與禮如何分疑是
官府之治法禮是民生日用之所行皆如仲春之月令民會
男女奔者有禁是政其納采問名等許多儀文便是禮

吾十有五章全首

此章是聖人自敘其學之進時時不同蓋心純一而不已學日進而無疆乃眞修寔事也全要得因
舜漸進語不宜泥定十年纔一變但夫子學至寔心至虛大
約十年覺道自家信得過了纔說一句逐句皆從體驗得來
皆生平寔踐語也中間數而字正夫子獨覺其進處○夫子
年十五志學至從心不踰矩始終惟此心學志學者此心所
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
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
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爲一從容而不勉平矩此
峰胡氏之說○集註不可半途而廢不可以等聖人示學者寔兼此二意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之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
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蔡太今子曰不易得者道也不容怠者學也吾今于道幸有得矣吾追思之如吾自十有五歲時便志于太學之道知之必欲其真行之必欲其至念念在茲如飢渴之于飲食不能自已也

析講學所以明德親民止至善之理即所謂矩也志兼知行說字最有力○語類古人十五歲以前皆習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小學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十五歲時能便自覺發心去做聖賢道理為之不厭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蔡大全志方是趨向慥慥去求討未得猶是兩件物事積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至于三十則有所得而守之脚下已跨着了堅立得定無所用志矣

析講朱子曰立是把捉得定世間事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此便是據德地位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字矣

蔡存疑立猶是守住未見得真又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至于四十而知明見徹無所滯碍蓋于事物當然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辨無不判然于胸中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更不用字矣

析講不惑是于事物上無一毫疑惑只在心體上說如物格知至也勿說到事至能裁物來順應恐于耳順句相蹉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蔡朱子不惑是于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未知這道理所從來又充積十年至于五十更知道理所以然凡事事物物上于他本源來處為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

析講知天命者洞徹此理之源頭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如父子之親便知其所以親緣吾性中有仁凡事事物物

上知他本源來處警如一溪先得知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存疑知天命則太人一貫所謂一日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太用無不明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蔡朱子知天命猶思而得則是內外尚有扞格違逆處至六十而六十則凡耳中所聞者其聲一入心即通其理而無疑滯不思而得極其順矣此知命以來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乎此者

析講耳順是道理爛然外邊物理皆吾心所具故一至入千耳即執于心不思而無不通也

語類問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的上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缺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大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証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十有五志乎學也二十而立事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即體即道用即義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寔自聖而始爲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蔡大全今且七十矣凡學者逐一簡防省察只恐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但從吾心之所欲不待簡點無所待循而自不

踰乎規矩之外此耳順而後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始之所志者心期乎矩而今之從心者順適乎矩矣吾一生進德之序如此過此以往又安知老之將至乎

[小注] 仁山金氏曰矩心之天則也朱子曰聖人只是一個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

○聖人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處說多段十五志學此心自是一進不已○胡氏曰不惑已有耳順從心不踰意思但久而益熟耳○胡氏曰失其本心一段儘好聖人只是要人日用之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爲不要理沒了他如修齊治平者要此心爲之許多節目只要剔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故集註雖以勉人爲詞而終不以獨覺其進爲說○志學兼知行立則能行而道得于己矣不惑知命耳順以知言而行在其中不踰矩以行言而知不必言矣但知行並進不能判然相離也○從心者不必檢點着意也聖心本無欲且所欲者是心體活潑流動作用處也且矩者此心千理自有至方至正恰好的準度聖人從心發出來皆此至方至正無一毫之踰乃是天理爛熟渾化無迹者也志學時已期到此至是則始學之能事畢矣

孟懿章全旨

此章以做效懿子爲主只重禮字首三言無違隱括懿子後起違之問而詳發其旨俾懿子聞而思之以盡無違之孝所重不在樊遲總爲三家僭禮發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小注] 新安陳氏曰三家僭禮之失大矣予欲救正之久矣一日孟懿子問孝事親如何爲孝子因做之亦其意之所重在此歟

樊遲曰子曰何謂也

樊遲弟子名須魯人

孟孫問孝而子告之以無違樊遲不知所謂故問曰何謂也

[小注] 新安陳氏曰問可以發其旨矣

○懿子不問忠而問孝末節爲解勿露○懿子不問忠而問孝明欲以不得爲而爲者致之親耳就是不能以禮念頭意思點出終始意不妨○

日三家皆魯桓公庶子視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孫也仲子之子稱公孫也仲叔季子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爲孟杜預作公子誤云仲慶父弒君故改爲孟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也未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集序懿子亦能再問而退安知其不以從親之令爲孝乎遲樊遲爲夫子御車未子因而告之曰孟孫嘗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不識孟孫果喻我意否也未予此言始欲發遲之問以俾其旨使懿子得聞也

析講我對曰句言孟孫倘無違之旨則不違得矣倘不能喻無違之旨亦失矣旁述語意只在我對曰三字上幹旋○從親之令亦是無違但未子所謂無違却不在此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禮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於禮而已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未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者所以爲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不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集序樊遲曰無違之旨何謂也予曰所謂無違只是不違乎禮而已蓋人子事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隨其尊卑上下各有不可過之禮焉凡附身附棺以禮及葬之凡祭之凡備物盡志都以禮自始至終毫不敢苟其尊親也至矣如是方可謂之無違而無歉于孝也不識諸子知之否乎

析講太全朱子曰爲所得爲只是合做的太夫以太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或問二家僭禮其心豈

不以是尊榮其親豈知一邑之域而自限于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知其有受親之心故以此告之焉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禮即理也不自理而曰禮者見得無過不及毫不可增損也要緊切名分上講○此所謂禮只在爲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厲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說南宮敬叔名與懿子皆僖子之子

武伯章全旨

此章見人子當守身以爲孝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則舉親心憂念其子之至切者告之無非欲爲子者曲體其心而無貽父母憂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爲孝亦通

合參孟武伯問孝子曰親與子一心也孝與慈一道也欲盡人子事親之孝當體父母愛子之慈凡父母于子愛之切則憂之深然他事之憂尚有已時惟憂子有疾病之一念常存而不忘此其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如此人子體此心以謹守其身斯孝矣

析講或問父母惟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一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于學者看此何輕切其他只就道理上說這句分外于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虛齋云憂字在無疾之先看故曰無所不至若有疾病之念常存而不至便不能預憂其疾矣饒雙峰曰非特有疾時憂即無疾時亦憂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也陳新安曰玩註凡所以守其身者包得廣謹疾處正須推開一步看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于不義尤宜謹欲悅後滅義處方見儆戒意

子游章全旨

此見人子當以敬以形起今之孝句養亦不可廢但要敬以行養

耳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八

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猶恩恃愛而負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合參子游在聖門簡易人也其事親必有失于不敬者一旦問孝故子告之曰能養能敬者古之所謂孝也今之世俗所謂孝者但謂能奉養其親而已如徒以奉養爲孝豈但父母爲然凡一家中幼以至尸犬馬亦皆能有以養之若養親而敬不至則何以別其爲養親乎欲盡孝道者當知所敬矣

析講大全金仁山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于二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親而外如子弟奴僕以下至于犬馬也故以至于二字包之然衆養中惟親最隆若不敬其親則與此養也而何以別乎蓋不但要別于犬馬并要別于衆養意此說不太迫附衆○此不敬就養時言兼內外說如誠意脫畧禮節粗疎是也所謂敬者一其心以承事之如曾子之養曾皙皆斯可謂真能敬者

予夏章全旨

此章只重色難二字下俱輕不過申明惟色爲難非謂服勞奉養可盡廢耳末句只言不敬其親則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饌士戀反

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敬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蔡序　子夏問孝夫子以子夏直義人也其事親必以溫潤之色故告之曰事親之際有深愛之心中存而和悅之色外著此最爲難故必有愉色然後爲孝若父兄有事而弟子服其勞子弟有酒與食而父兄飲食之此則力所可勉者曾是足以爲孝乎是知事親貴求之心也

析講　語類　敬太良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良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爲難勉強不得此一節主敬言此節主愛言故集註子夏之所短而進之○按上節色字只貼以和氣愉色婉容程註亦云子夏直義少溫潤之色可見○陳新安曰愉悅也色見于面者嫩順也容舉一身之儀容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根于心一毫不可勉強色之愉都從心之愛發出來所以爲難服勞奉養雖人子所當爲然亦事親之常道無與于深愛之形而凡有財有力者皆可强而能也分明示子夏當於其難者圖之

吾與章全旨　此章總是抑揚其詞以形容顏子悟道之妙非始疑其愚而終信其不愚也○存疑退是顏子退省便是發明太子所言之理在身體力行上說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合參子曰天下有至明之人凡事無所疑而不必問亦有至愚之人其心不能疑而不知問今吾與回言而至終日之久論說頗多豈無一言之疑而待問者乎乃回也默然聽受不見其有與吾言相違而有問難者即其氣象如愚人焉耳矣乃回既退而吾察其日用動靜語默之私凡吾言中之理同皆發明于躬行之間一一做得出來不差乃知回也何日之不違者默識心通而自無所疑豈眞愚人也哉

析講　太全蔡氏曰如愚處正是深潛純粹默識心融所在由

其於聖人體段已具故一言點化便都釋然而曰用之間只管發揮出來○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化一何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問亦足以發是顏子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于行事否曰固是雖未見于行事其理亦嘗有發見處○玩註坦然由之而無疑屬行一邊不專在言論上說○如愚就不違上見之不愚就足見之與言終日見得其說煩其詞長必有疑問而可則有聽受而無問難夫子所謂是者彼亦全不見有未是處夫子所謂非者彼亦全不見爲非總似省不得的一般故曰如愚足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如語以勿視聽言動顏子真个不于非禮上視聽言動此于聖人之道多發明得分分曉曉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个見得真个便去做亦足字對如愚說不對聰明才辨說不必稱他智看來只是如愚下一轉語○始也如愚人似無所發今省其私乃有發亦足以三字神情如此○朱子曰顏子所聞入耳着心布平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輔慶源曰默識是不待言之而自喻其意心融是不待思惟而自與之爲一編處洞然自有條理謂如行自家庭中路逕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

視其章全旨

此章觀人之法始辨君子小人後則辨僞君子也上三節畧重察安邊未節總承言之以屬事由屬意安屬心視所以兼善惡觀所由單承所以之善者而觀其察所安單承所由之善者而察其安勉焉度重惡邊視觀察總就一人看看二个人直要看到底方定得君子小人有下工步深淺一步意視在外觀在內觀在一時察在終身註中漸次加詳意宜玩寃竟如此觀人非平日有知言第理學問者不能故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

衆大全子曰欲有知人之明當有觀人之法人之所爲非善即惡其始也必視其所爲之事是爲善的人是爲惡的人則人之大槩明矣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

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令桑所以之不善者固不必言矣即爲善的人又須觀其意
之所從來果真寔而爲已者歟抑矯飾以欺人者
歟果出于心之真寔則善矣不然亦豈得爲君子
析講存疑如齊桓尊周攘夷何嘗不善只
是以力假仁全無寔心便不得爲純王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
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合桑所由之不善固不必言即所由善者又須察其心中果
樂善不倦而安耶抑感發于一時而中寔勉強耶果
出于心之所樂則善矣不然豈能久而不變哉
析講朱子曰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的
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
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
平日存主習熟處如平日愛倨傲勉強一時也恭敬久第依
舊自倨傲了心方安○按本文是察其所安勿講似察其所

不安○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
端處心是全體處○存疑如胡太宗聰言納諫欽意太平意
思儘好只是懲隋以拒諫而亡出于勉強而非
其心之所樂故終不能久晚年多敗德之事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
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合桑據迹考心即顯推微人方能于事而吾已窺事之由人
方能于意而吾已見意之原持此觀人君子小人了然矣何
得廋而匿哉何得廋而匿由此而取舍由此而舉措
此夫子示人以
新即故中之新可以爲師非以
未至此不足以爲師全在知新上可以者言
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

溫故章全旨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

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合參子曰學者于所得之理有舊所聞者爲故今所得者爲新新舊在故中也不溫故求免廢棄遺忘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不去玩索其義理而有新得則口耳之學其知有限安能待學者無限之求也惟于舊所聞見中搜尋道理引伸觸類每每有得其所未得者則義理自心得之而居之安資深左右逢源自能隨叩而隨應矣于以爲師其亦可乎

析講朱子曰記問之學只記得一件只是一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个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新者只是故中的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上有幾个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一與說一个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不窮○朱公遷曰此爲爲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于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于己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庸是全其體統而盡見脉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溫故者月日識其所亡譬之觀人昨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爲學如此便有引伸觸類之妙

此夫子以全才望天下也器如舟楫止宜于水車轂宜于陸各適于用而不能相通君子則衆長皆擅隨試輒效故不可以器類便是圄于器矣不器就用上說講作道形而上器形而下便非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藝而已

蔡大全子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于材一藝而已若君子則得平天者全養于已者裕大小並收豈特爲一材一藝而止以器名者哉人亦求爲君子而已矣

析講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

所以不器也○體無不具即在君子字內器字亦不可太淺看如子貢之才夫子只以器許之不器已到時中地位

子貢章全旨

此章只是重行意不以言行平看先行矣雖不言亦可也其曰而後從之只見得行之爲重耳要連上文爲一句看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愚故告之以此

蔡大全子貢問君子子曰君子者亦于言行之間知所先後而已故于事之未行不遽言也必加以踐之功于理所當言而未言者先以體之于行及其行之已至然後時可以言而言乃其力行所及而言從之也未言而行則行無不及既行而言則言非有餘此所以爲躬行

之君子與賜亦法君子之先行可矣

析講此以君子之重行進子貢也朱子云子貢乎日多言不免有行不到而先說到處故夫子告以云云只重行上後言

君子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小人之待人有公私之別要知周與比之義之類

蒙

輕須知是論君子不是泛論言行○問君子是問君子之寔非問如何方可造君子也○引所謂言者如曰仁曰義之

析講此章只是相反者上句只譏周便不是比下句只譏比便不是周不同之意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數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蔡大全子曰君子小人皆有與人親厚之意但其立心不同君子心公而大用愛周徧其親疎厚薄凡屬善類而爲理所當厚者無一人不在所愛之中而不相比昵小人心狹而常私只是揀擇偏比或以勢或以利但見同于己者與之而不能周普君子小人之待人不同如此學者其可不辨乎

析講 蘇氏曰君子二字宜小讀言惟君子故問而不比也若
子不器亦然不要滑口讀過○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
言而後從之是論君子不止論言行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
己以敬亦然大段論語所載不過議論問荅兩端如君子不
器問而不比之類議論也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之類
問荅也若忘了問荅俱如無端自起議論便不是○朱子云
君子之周以理如有百人于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
有一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終不失其為愛衆也況去二
惡人而衆受其利何往而非周小人便分同異雖明黨至于千
百終不免是比○周比在接物上見和同在共事上見驕泰
在處已上見○君子小人同上與人親愛也自其無所不愛
者謂之周自其有所偏愛者謂之比二者寔相反也

學而章全旨

此章見學思不可偏廢偏廢則各有其弊也上句重不思下句重不學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合衆子曰天下之理散于萬事而會于吾心惟其散于萬事
故貴有致知力行之功惟其會于吾心故貴有元索研窮之
力思學不可偏廢也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通徒
學而不思其理則拘守成法僅事口耳之功其所學亦粗迹
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無踐履之寔不能事上體察其所思
者亦想像之虛見耳故危而不安思與學可不交資哉

析講 王守溪云學是習其事有循習躬行意如學禮便要演
學書便要寫學射便要操學御便要熟學而不思得亦不知其所以得
失亦不知其所以失昧昧而已思而不學如禮而不演書而
不動筆射而不操弓只用心想像覺無憑據此喻最切○富○
或問罔者其心昏昧雖安于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
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恃之安○學思兩俱兼知行如明其理知也效其所為行也

攻乎異端章全旨

此示人當正其所學而不可他用其心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

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知淫聲美色以遠之不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喜其說之新樂其行之異專治而欲精之則其說近理而愈足以惑人不惟內不足以修已將率天下之人

析講 程氏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辭淫遁之類皆各有所長故足以蔽惑於人而爲害甚大若不知其爲害何如也哉

層餘意○子路强不知以爲知非明知不是强要遮飾也乃認理未真偏執意見如見南子往佛肸迂正名死衛輒之類微者自謂見得極是然由夫子言之則强所不知也此只坐知不真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當重下爲不知三字都對强不知以爲知看

子張章全旨

此章見學貴自修爲己之學而未免帶言祿即在此二句正教以寔心爲己之學而未免帶言祿即在此二字不是教以得祿之道末句不必重重○于祿之學是謂祿在學之中而不必于學之外而必待于夫子之意是謂祿在學之中而不必于在中如五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詞須云學至而祿亦至則嘉言懿行之學緣是以彰此善之常也固不必于也即學至而祿不至則謹言愼行之功爲之益力此吾之分也亦不必于也方得立言本旨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于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黎太全記者謂人之爲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求祿子張爲學意在于祿是不全身理會已身上事

而先萌其利祿之心未免馳騖于外矣

析講于祿只是此心未忘便去求知多不要人說壞了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行去聲

吳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黎朱子子教之曰君子學以爲己而已凡人處己接物莫大于言行聞見所以爲言行之資也聞見不多則無可擇必遠稽近述參天下古今之言而聞之自少聞而積之多聞多聞而擇之精其中不無可疑者則闕之而不言其餘所不疑者猶必愼言之如是則所言當理而天下不至以言罪我雖未

敢必其絕無可乎其寡尤必旁觀博覽盡天下古今之行而見之自少見而積之多見而擇之精滿其中而無所行當理而吾心可以自慊雖未可必其絕無悔亦庶乎其寡悔矣言果能寡尤行果能寡悔人自見知或以言揚或以行舉得祿的道理在其中矣君子亦修其在己而已祿之得與不得豈其所計哉

[析講朱子]曰多聞多見人都輕說過了殊不知此正是金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說着祿聖人不教他干祿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多字○多闕愼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上是處故聞見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一底也將來作是了既闕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

○[陳新安]曰人以我爲尤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註中博精約上一須要講得與酌○闕疑闕殆知似二而實非仁似義而實非義或稽之載籍有未眞或得之傳聞有未

確此等的言不無可疑如出往有似於勇而是非理之所當爲退縮有似於愼而寡非義之所當止此等的行不無未安寡尤寡悔承上多闕愼三層意來

哀公章全章

此章見人君當服民以義欲哀公攬舉錯之權而用舍當時三家恣橫舉錯失宜故夫子因問而及之通重二義字義者天下之公理舉錯得義則有以服人心之公而民自服服者服其義也

則字有不必驟之以政齊之以刑意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合兼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意只要人長服他孔子告之曰

人君治民自有所當爲者亦在公其用舍而已直者民心之同好義所當舉者也枉者民心之同惡義所當錯者也舉錯夫直錯夫枉則合乎人心之公民自悅服人君服民亦爲此而已若夫舉夫枉錯夫直則拂乎人心之公雖欲民服而民不服也可徒求之民哉

析講是便是直非便是枉民服謂無有心非私議也直枉兼立心制行說虛齋云所行順乎正理者爲直拂乎正理者爲枉愼舉錯正應他爲字鹿野云舉直不獨在野者凡見用者皆直也錯枉不獨在朝者凡見棄者皆枉也

問意重使字是專責于民荅意重則字欲自盡其在已則者言其不待使也

康子章全旨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爲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合參季康子問欲使民敬我忠我而又皆勸于爲善如之何子曰民不可使而可化而化之權仍自上操之耳民不我敬毋徒曰民敢慢上也其或臨之不以莊乎臨民以莊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我既盡其作民敬之道不必使之敬而民自敬下我矣民不我忠毋徒曰民敢悖上也其或未能孝慈乎孝于親慈于衆則其德足以爲民之表其恩足以結民之心我既盡其作民忠之道不必使之忠而民自忠于我矣民不相勸毋徒曰民不可訓也其或未之舉教乎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我既盡其勸民之道則善者益進而不息而不能者亦將勸勉而企及矣待使之而後勸乎子大夫亦求之在已而已

析講大全朱子曰莊只一个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二者須一一齊有民方忠已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于衆而無孝于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莊合衣冠瞻視嚬笑言動皆在學善如論秀書升表厥宅里

皆是教不能如匡直輔翼皆是舉善則有以示其進善之路勸
教不能則有以示其進善之路勸
字寬說勿限定爲我舉教之人
或謂章全旨此或人勉夫子以爲政之事夫子則告之以爲政之
道見爲政必先于正家而爲政之道不外是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合參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故或人問曰魯君當新政之時
夫子抱爲政之具何不出仕而爲政乎不知孔子待價而沽
固不輕仕而當時魯事之非其于倫
紀之間慚德多矣夫子所以不
析講集解包曰或人以居位乃爲政○附錄胡傳元年必書
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
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于是曠年無君春秋雖欲謹之
而不可得也蓋季氏廢太子而立大子宋宋者昭
公之弟其主祉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定
公既立不能爲昭公復讐而誅季氏反以立己爲德而寵秩

之其後又從季氏之言葬昭公魯道南不與魯先君同兆孝
友安在孔子一出自賞以正倫紀爲先而有不行故不仕
○又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遂爲司空又
爲大司寇十一年相定公會諸侯于夾谷十四年
攝行相事所謂定公初年者謂入年以前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

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
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
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
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
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集序孔子不仕之故有難以語或人者託詞曰子疑我不爲
政亦知書所云孝乎惟孝于親以友于兄弟
又推廣此孝友之心而施內外明尊卑以爲一家之政使一
家之人皆知仁讓各得其所焉書之所言如此正以取者正

也人能盡孝友以正家如是亦能正已以正人而爲政矣何必居位治民乃爲爲政乎

析講 大全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个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張氏曰孝于親則必友于兄弟孝友篤于家則施于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家庭間躬行孝友爲政之道自在是矣○此夫子明政在正人不係于位也書本言孝友而獨言孝者孝可兼友也惟孝二字宜讀是亦句因書言而泛論其理勿更着君陳身上說是字緊承書意來亦字對正國言蓋政者正也以已之正帥國之人是固爲政也以已之正人即是爲政矣其云云此句緊連上正即是有政我有以正人之說正荅不爲政之問勿認作家國一理意而謂正家即以正國也通節雖是隱射魯事見魯君當以孝友成治意然正家即是政却是寔理

八而章全旨 此夫子慨人心之不誠而其言不可行以徵之也

不知其可句已含難行意似詰勉如何是好意

警喻方決言其不可行其何以行句

緊貼車說無信不可行須講完找出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輗五兮反 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泰邢疏子曰信乃人生之本身世之相孚者全係乎此若人而無有信實之心則言行皆妄無以爲持身接物之基言不知其何如而可也何則人必有信而後可行如車必有輗軏而後可行也設使大車無輗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軏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人之而無信亦不可行何以異是如之何其可也

析講 大全許氏曰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末句指車講正意在處○無信總是不誠寔不單就言論上說○考工記車人爲車大車崇九尺鄭云平地在載之車載長半柯者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主

路金路象路也

子張章全旨　子張欲知來以數求夫子論知來以理通章總重禮字禮所以維世變禮必不變所以可知舉三代相因之迹見理合如此後古皆然後世自無不然聖人執理以俟後聖更百世不易也至誠前知亦惟理耳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黎序子張問有二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事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析講子張所問如國祚有修短時運有興衰皆欲前知之意在得數也○此世字指王者易姓受命言非三十年爲一世之謂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節而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黎序子曰欲知末來當觀已往彼殷繼夏而有天下者也于三綱五常之大禮因乎夏而不變至其所爲損太過益不及與夫所爲建丑之類載在典籍亦皆有及如易尚忠而尚質易建寅而建丑之類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周繼殷而有天下者也于三綱五常之大

禮亦因乎殷而不變至其所爲損太過不及如易之質而尚文易之建丑而建子之類布在方策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夫綱常萬古如一日制度隨時世而改更究之損益不過因中之損益因固可知損益亦可知此一定之理也豈獨三代爲然哉自此以後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其所因所革亦猶殷之于夏周之于殷無不可得而前知者豈但十世已乎子欲知來亦知之以禮而已

析講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這個三綱五常所以善其因也故總曰可知相因了所損也只益得這些個此所以百世可知也○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爲君李斯等爲臣始皇爲父胡亥爲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朱子云損益只是綱常中事如秦繼周雖損禮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抑臣秦人因之但尊其君者損之而過耳古人未嘗不德刑用秦人因之但德刑則損之又益耳○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變更○忠質而文也

新安陳氏曰正朔三統之義迭爲先後此故命此名○

虛齋曰所損益亦不但文質三統而兼用之之類亦其制度文爲也○何以見百世可知誠思之端可知誠思今日所有餘者何在則後之所損可知損之不已則復爲損之端可知總以禮之因革知之也百世正對他十世言其或字有尊周意

非其鬼章全旨

此章兩開說六是不當爲而爲是當爲而不爲諂生于非字無勇生于見字俱就上文在鬼神之不

作推原語欲人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而惟用力于人道之所宜爲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諸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合參子曰鬼神有所當祭者有不當祭者若非已所當祭之鬼則我之精誠神氣與彼不相屬而强祭之希福之心勝也非諂而何

析講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其字指祭者而言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參序天下惟義最所當爲苟明見義所當爲之事便當着實去做乃退怯而不爲是胷中不免私意牽滯而無浩然之氣矣非無勇而何

析講非鬼而祭有求媚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取前之志一也見字當玩不知而不爲是不智也知而不爲非無勇而何然亦說不得眞知灼見祭眞知失無不爲之理只是明白曉得而已

論語卷之一